



春

雷

春

雨

林太

乙

聯經文學 99

春雷春雨

林太乙 著

聯經文學⁹⁹

春雷春雨

80.03.1176

中華民國八十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八十年五月第二次印行
有著作權，翻印必究
Printed in R.O.C.

定價：新台幣160元

著 者 林 太 乙
發 行 人 王 必 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 話：3620137 · 6418661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ISBN 957-08-0554-4(平裝)

· 84008-48 ·

《春雷春雨》是一部作者醞釀已久的長篇創作，描述在抗戰勝利以後，中共佔領大陸的前夕，一位教育家和他的家人在理想和現實發生衝突，因而備受考驗的經歷，尤其是一對天真的姐妹探索人生和戀愛的故事。他們的遭遇涉及富商、貧農、公務員、學生、流氓等；反映了社會各階層在那狂瀾時期的百態。

林太乙從事文學創作多年，《春雷春雨》是她最感滿意的作品。她著有多種小說，均以英文撰寫，並且譯成八種其他文字出版。《春

雷春雨》是繼《金盤街》之後，用中文寫的，畫面廣大，可稱她寫作生涯的里程碑。她在大約三年前卸下《讀者文摘》中文版總編輯的重擔，寫了《林語堂傳》（獲八十年度國家文藝獎傳記文學類），接著便完成了這部長二十餘萬字的小說。

林太乙曾受聯合國文教組織委託，將中國古典名著《鏡花緣》譯成英文，在英美兩國出版，並與黎明合編《最新林語堂漢英詞典》，在香港出版。

封面繪圖 ■ 林順雄

第一章

一九四五年，經過八年的苦鬥，中日戰爭結束了。日本投降之後，人們以為終於可以過太平的日子了。誰知戰後元氣未復，內戰又起，等到一九四七年，中共統治區從黑龍江伸展到山東、山西、陝西以及江蘇的一部分。政府稅收不敷支出，增發法幣，以致物價飛漲。

在南方，人們當然也受內戰及經濟問題的影響，但是生活比較安定，而有些人仍然過著靜如死水的日子。在廈門的金悅昌一家人，過的就是這般的日子。其實，在淪陷的日子裡，他們也是這樣過日子，因為金悅昌怕惹上麻煩，低聲堅定地對家人說，「噓，噓，不許談論日本仔。」

抗戰之前，金悅昌是廈門的富商。他早年設永明商行，代理外國出產的家庭用具，罐頭食品，以及新式的廚房浴室設備，專做有錢人的生意，著實賺了不少錢。在日本人佔領廈門的時候，由於缺乏貨品，他的生意越做越小，倉庫裡的貨品賣完之後，他有一些房產，便靠收租維持家庭。他的兩個兒子不爭氣，自小嬌生慣養，不會幫父親做生意，只會吃喝玩耍，倒是生了一大群子女，大家

住在一幢洋樓，前面有個小花園。

戰爭結束之後，金悅昌已將近八十歲。他低聲堅定地對家人說，「噓，噓，不許談論『共仔』。」他們的日子繼續過得很平靜。

但是今天不同。今天是金家的大日子，因為珠莉要回娘家了。珠莉的丈夫是鼎鼎大名的教育家王山谷，現任教育部長。抗戰之前，她隨丈夫不是住在上海就住在南京或北平，要不然就是雙雙到外國旅行去了。抗戰的時候，她和山谷在內地。她已經十年沒有回廈門，金家的人對她這次回來渴望好久了。

這個夏天早上，阿姨站在金家大房子二樓的走廊，把洗乾淨的衣服一件件的擰乾，串在竹竿上，然後逐根插在欄杆上晒。寬大的黑布褲子，狹長的白布褂子，一塊塊的抹布、面巾在驕陽微風中飄盪，好像一面面顯耀阿姨的勤勞的旗幟。

她晾好了衣服，就皺起又瘦又憔悴的長臉，伸頭焦急地朝著大路望下去。金家全家人都還沒有回來。他們一早到碼頭迎接珠莉去了。不過，因為大哥去世，所以阿姨沒有一起去迎接她。

阿姨望了一會兒，看不見家人的踪影，就轉過頭把她六個月大的孩子從搖籃裡抱起來，趕著給他餵奶。可是，孩子剛開始吮吸，她就聽見熟悉的家人的聲音沿著門前的道路飄浮上來。她想把孩子放下，孩子卻緊咬住奶頭不肯放。阿姨只好抱著他，飛步跑下樓去迎接她的小姑。

珠莉沿著石級上來，一看見她的寡嫂，就伸著雙手，趕著走進大廳，提高她本來就很宏亮的嗓子嚷道：「我一聽見消息就想回來，要趕上大哥出殯。可是，實在走不開，實在太忙！政府遷回南

京，我們搬回上海，我有許多事情要做！」

金家其他的人，大多是珠莉的上了年紀的姑母、嬸母以及堂嫂、堂妹等等，還有幾個年輕的女孩子，也都跟著擠進廳裡來，臉上掛著笑容，仔細地打量珠莉的面貌和她身上的穿戴。

珠莉已經五十多歲。她長得矮矮胖胖的，身上穿著一件白底藍花的尼龍旗袍，腳上是一雙時髦的白皮鞋，手裡拿著白皮包。臉上塗了粉、胭脂和口紅，頭髮卻還是老樣子，前面梳得光光的，後面梳個大髻。金家年紀大一點的人，有的還記得珠莉小時候患過腸熱以後，頭髮剩得不多。他們猜想她的髮髻一定是假髮。可是現在，大家正忙著聽阿姨和珠莉講話，這件事可以留著慢慢問。

阿姨哭了。她拉著珠莉的手，說：「珠莉，珠莉，這麼久不見面了！」

珠莉皺著眉頭說：「是呀！是呀！」她把阿姨拉到靠牆的直背椅子，讓她坐下來。「我真後悔，沒有好好勸你節育。阿姨，你要是早聽了我的話，今天也不會一面守寡，一面還在抱著孩子餵奶了！」

阿姨窘極了，她望著其他的女人不知道怎麼辦。一個穿著黑布衫褲的老嬸母，拉著珠莉的手硬要她也坐下來。「哎呀，坐下來休息休息吧，你剛剛到，不要馬上就來教訓我們了！」

大家都笑了。珠莉只好在阿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來。她對大家說：「你們想想看，我已經十年沒有回來了！真快！早上在碼頭看見這些小孩子簡直不認得了，我和阿心分別的時候，她才只有十二歲，現在呢，已經是大姑娘了，又長得那麼好看。哎呀！小孩子越來越大，我們卻是越來越老了。」

她激動地取下眼鏡，用她粗短的手指揉著眼睛。有幾個女人也跟著流淚。過去十年來發生的事情實在太多了，淪陷區的日子不容易過，金家的許多老人，包括珠莉的母親在內，都在這個期間去

世。現在戰爭剛剛結束，大哥又不幸病故了。

阿姨是大哥的繼室。大嫂生下阿華以後就去世了，金家請一個女傭來照顧嬰孩，不久之後，大哥卻討了這個長得又瘦又醜的女傭。那時，阿心才五歲，珠莉把她接到上海當自己的女兒撫養。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，王山谷夫婦正在國外旅行，阿心回來廈門度暑假，不想一別就是十年。

阿心聽見珠莉提到她，又看見大家朝著她看，圓潤的臉變得緋紅。她長得很像她的姑母，眼睛圓大清亮，鼻子挺直，前額稍微低矮，身材顯得有點矮胖。她性情文靜，大家認為她是個懂事、聽話的好孩子。

阿心知道大家都羨慕她運氣好，因為現在她要跟著姑母回上海去住了。一時間，大家心裡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，廳裡一片沉默。

珠莉戴上眼鏡，嘆了一口氣。「時間過得也真快！」她說，好像在提醒大家不要忘記說話似的。

那老傭母答道：「我們是越來越老了，你倒是越來越年輕，你看，一根白頭髮都沒有！」

珠莉馬上叫道：「誰說我沒有白頭髮！你們看！」她把頭低下來，分開頭髮給大家看。大家又笑了。

「一兩根算什麼？」阿姨說。「你看我，我還比你年紀小得多啦！」

珠莉望著阿姨問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

阿姨笑道：「你忘了嗎？我還是比你小十歲呀。你今年五十四，我就是四十四。」

珠莉的眉頭又皺了起來。「失德呀！四十歲多的女人不應該再生孩子了！你記得我那次流產，差不多把命送掉，之後，我就跟山谷說：『我們有一個兒子，我已經心滿意足的了。我們不必再添

孩子了。」我這廿五年來就沒有再懷過孕！」

所有的女人都咯咯笑了起來。那個老嬸母又說：「你真摩登呀！可是山谷既然做大官，怎麼會不想多生幾個孩子來傳宗接代呢？像你這樣有福氣的人，應該多生幾個兒子呀！」

珠莉仰起頭，大笑道：「現在誰還計較這些？孩子長大了各人走各人的，生一個兒子和生十個，又有什麼分別？」

阿姨說：「珠莉，你真是運氣好。誰能像你一樣，想怎樣就怎樣。」

所有的人聽了都在點頭，眼睛裡多多少少現出羨慕的神情。陽光從敞開的大門照射進來，清楚地刻劃出她們飽經憂患的臉孔。花園裡，有幾個白蝴蝶在綠葉和盛開的木蘭花中飛舞。

珠莉咬了咬嘴唇，堅決地搖搖頭。「不，我不相信什麼運氣不運氣的，」她說。「我們播什麼種子，就有什麼收穫。我們的命運完全操在我們自己手裡。」

大家聽了，都猜珠莉在指金家近年來家中落的情形，一時間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。本來，戰爭結束之後，物品樣樣缺乏，永明商行應該可以復甦的。但是金悅昌的兩個兒子都似乎患了呆滯症，看來金家的好日子已經一去不返了。

阿姨說，「也許你說得有道理。」

「當然我有道理，」珠莉說。「你講給我聽，大哥怎麼會突然去世的？他是病了好久了，可是我沒想到他會去得這麼快！」

大家望著阿姨，等著聽她要說什麼。阿姨挺起雙肩，嘴唇緊緊地閉著，好像在表示「我不知道。他向來要怎樣就怎樣，我管不著。」但是過一會兒，她情不自禁地，憤慨地說，「最後是患了肺炎。夜夜躺在走廊藤椅上喝白蘭地酒，流汗，望著月亮出神，我說什麼他也不肯聽。大家都有眼睛，我是盡量服侍他了，但是他不肯照顧身軀，我勸他勸得臭頭也莫路用。」

阿姨說完了又把雙唇緊閉，望著大家，看她們覺得她說得對不對。她踏進金家之後，就沒有過好日子。和大哥生了七個孩子，死了三個。她深吸了一口氣。

「大哥去了也算是福氣，」珠莉說，「病了那麼久，去了也好。」

珠莉覺得很難過，於是就換了話題。「阿華呢？」她說。「我在碼頭上只看見她一面就不見了。」阿華一直坐在房外面的石階上，聽房裡的人說話，自己也小聲地跟著說那些話，臉上跟著做各種表情，忙得不可開交。她現在聽見人家叫她，就站起身，走到房中來，臉上擺出一副乖孩子的樣子。在這個堂姊妹極多的大家庭，沒有什麼人注意阿華。她似乎很稚氣，有時說的話很滑稽，經常埋頭看閒書，一有機會便溜出去看電影。出人意外，她今年考上了上海的聖約翰大學，要跟姊姊和姑母一道去上海了。

「過來，讓我看你，」珠莉笑著說。

珠莉仔細地端詳阿華，這個孩子長得比她姊姊高，她穿一件沒袖子的白色上衣，一件藍布裙子。臉孔圓圓的，額前的頭髮幾乎垂到濃黑不齊的眉毛上，兩個圓大的眼睛好奇地望著她的姑母。

珠莉把阿華拉了過來，當她是小孩子一樣，要她坐在膝上。「你怎麼瘦得像一根火柴一樣！看

你的手腕！我用兩個手指就可把它折斷。簡直就和火柴一樣的細！你幾歲啦，阿華？」

「像火柴一樣的細！」阿華對自己說。「十七歲了，」她對姑母說。

「你看你背後的肩胛骨，像刀子一樣的尖！你怎麼這麼瘦呀？」

「像刀子一樣的尖！」阿華心裡想。「姑母是個天性善良，心直口快的女人。」

阿姨說：「阿華生下來就這麼瘦的，阿心倒向來是胖胖的，阿華不是不吃，她吃得很多哩！」

「是的，我生下來就是瘦瘦的，」阿華也跟著說。「姐姐倒是胖胖的。我不是不吃。我吃得很多哩。」

「你跟我們到了上海我就要想辦法使你長胖些了，」珠莉拍拍阿華的臉說。「我並不是說阿姨沒有好好地照料你，」珠莉又添一句，心裡怕阿姨誤會。

那天下午五點鐘，珠莉正在樓上的房裡躺著休息，阿心掀開花布門簾，端著一碟點心走了進來。嵌在門框中的天空是一片深藍；花園中修長的木蘭樹的花蕊垂灑在走廊上，佈施濃郁的芬香。在甜膩的花香中，珠莉卻聞到一絲不知道從那裡來的木炭的煙味。

「阿公回來了，」阿心說。

珠莉坐了起來，兩腳在地上尋找拖鞋。

「你拿了什麼來啦？」

「蚵仔煎。阿姨煎的。她說你在上海也許吃不到。」

「我倒有點餓了，中飯沒吃飽。」

「阿公在管家用錢，」阿心一本正經的說，「所以中飯沒人敢說添菜。這蚵仔煎是阿姨請你吃的。她吩咐我說，請你在房間裡吃了才出來，因為她做的只夠我們幾個人吃。」

珠莉想起大家庭的生活原就是這樣的——人多口雜，大家都怕別人說閒話。「我早就告訴阿公了，這樣下去是不行的。錢是大家的，大家都忙著支錢用，卻沒有人想到公眾的利益，」珠莉吃著說：「我知道我這次是不能空手回來的，可是幫忙也有個限度，大家不要做夢。」

「媽，我也是這麼想，」阿心說，她現在又站在姑母一邊講話了。小時她到上海跟姑母住，就跟著阿真哥哥叫她「媽」。珠莉一直想要個女兒，把阿心接來了，她就說她是他們的乾女兒，有時把「乾」字也忘記說，索性說她是他們的女兒。阿心又乖又聽話，阿真漸漸長大，珠莉樂得有這麼一個小的做伴。阿心從小就跟她很親密，珠莉心裡有什麼話，不用說她都明白。她放學之後，不愛和別的孩子玩，也不饞嘴零食，只愛坐在珠莉身邊織毛線或是跟她到廚房燒菜，兩人形影不離。她離不開珠莉，珠莉也離不開她。現在兩人好像只隔了十天，而不是十年不見面。

珠莉吃完了，便拿著空碟子去找阿姨，阿心跟在後面。阿姨在樓上的小廚房裡，關著門還在煎蚵仔，一房間都是油煙。阿姨自己的女兒，每人托著一盤在吃。哼！珠莉想，蚵仔煎，也要大驚小怪地閉著門吃！她看了阿心一眼，阿心會心地一笑。

珠莉撿了兩塊蚵仔煎，在上面撒了胡椒粉和幾滴黑醋，一聲不響就走了。她很快地走到樓下大廳後面她父親的臥房去。

金悅昌正坐在昏黑的房間裡，上半身伏在桌子上看賬。珠莉早上在碼頭已經看見他了，覺得他變得很蒼老。現在她走進來順手就把電燈開了，一面說：「爸，在看什麼？怎麼看得見？要省電也不要把眼睛省壞了！」

老頭子抬起頭來，放下手中的鉛筆。

「這是永明商行的賬本嗎？」她把碟子放在她父親面前，「趁熱吃吧，」又為他斟了一杯茶。金悅昌疑惑地望望碟子。「是什麼？我不吃。」

「蚵仔煎，很有營養的，吃呀，你臉色不好，身體不好，有錢也不能享受。」老人對碟中的東西端詳了半晌，才拿起筷子，好像很不情願的吃了一口。

「本來就沒有什麼錢，」他說，「現在連賬怎麼算都不知道了。去年初，美鈔與法幣的比率是一對二〇元，後來是一對二百，再提高至一對三千。今年初嘛，美鈔一元由法幣一萬元漲到一萬六，黃金一兩由五十萬漲到九十三萬。現在政府禁止黃金、美鈔買賣，就出現黑市，而物價如脫韁之馬。你問問山谷做生意的人怎麼辦？」

珠莉一笑，她父親對數字的記憶力向來很好。「山谷也不是管經濟的，」她說。「他那裡知道怎麼辦？大家不都是一樣，只能希望情況好轉。」

「山谷近來怎麼樣？」老人嘆道。

「他很好，很忙，阿真去美國差不多已經四年了。」

「你兒子阿真？他在美國唸什麼？」金悅昌還沒有聽見答案已經在搖頭了。

「在唸文學，」珠莉的大眼睛釘住他說。她覺得他的面貌有點像一隻貓頭鷹。

「唸文學？要唸文學在中國唸，何必跑到那麼遠去呢？要留學就應該唸點有用的東西，銀行、商業、科學都可以唸。跑去美國唸文學做什麼？」他把「文學」兩個字說得很重。他毫不留情地笑她。不過那笑裡並不含有惡意。

珠莉自己也輕輕地咯咯笑起來了。她才不管她父親贊成或是反對她怎麼安排她的生活。「爸，」她說，「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和你一樣做生意的。各人有各人的想法。」

兩人都靜靜的笑起來了，這是金家人的笑法，好像他們知道什麼人家不知道的祕密一樣。

「反正這回我把阿心阿華兩姊妹都帶走，」珠莉說。「那麼你也少餵兩張嘴巴。」

「你在上海有房子，有傭人，為什麼不把她們帶去呢？過了幾年也送她們到美國去唸文學吧！」父女之間本來沒有什麼感情。現在他在笑她，她懶得向他解釋她自己的情況。她站起來就走。金悅昌還在笑。人老了，對什麼都一笑置之。

第二天，珠莉在家裡婦女們陪同之下，到她母親墓前大哭了一陣，並且發誓要好好照顧阿心阿華兩姐妹。她也在大哥的墳前發誓，要好好培養這兩姐妹。

「我這次要跟你一起去上海，你高興不高興？」阿華問她的姊妹。

「有什麼不高興？」阿心說。

她們吃過晚飯，回到房裡預備上床睡覺，阿心則還在小鐵盆裡洗她和她妹妹的小件衣服。

「『有什麼不高興？』有時你真使我生氣！難道你不能在高興的時候說你高興？你現在講話就已經和老太婆一樣，再過幾年不知道要變成什麼樣子！」

阿華在大床上躺下來。

阿心沒有理她，只顧洗東西。阿華很注意地朝她姊姊看。「我想問你一件事，姐姐，」過了一下，阿華又開口。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不過問了以後你不能生氣。我答應在你回答過後，就不再提了。」

阿心轉過頭來等妹妹發問。阿華卻由床上跳起來，撲到阿心的背上，兩手緊緊地抱住她，細聲地說：「你告訴我，他們有沒有用藥水灌入爸爸的屍體，使他不腐爛？」

阿心氣得跳起來，她喊：「你真是叫人沒辦法！你怎麼可以問這種事？」

阿華緊緊抓住阿心的手臂。「你告訴我，你告訴我，你告訴我我的屍體現在是保存著，還是已經腐爛，給螞蟻吃了一半，以後我就不再提這個了，可是我要知道。」

阿心用力掙開阿華的手，一張臉通紅地說：「你不要這樣了，好嗎？」

「你告訴我呀！」

「十七歲了，這樣下去怎麼辦？要是別人聽見你說這種話，對你會怎樣想？」

阿心板著臉，把洗好的衣服拿到走廊外面去晾。她回來的時候就把電燈關了，上床睡覺。

「我又沒有說錯什麼話。我只想知道而已。莊子快死的時候，他的弟子準備厚葬他。他卻說，

不必了，我死後用天地做棺槨，還有什麼比這更好？他的弟子說，這樣會被老鷹吃掉的。莊子說，在地上被老鷹吃掉，在地下被螞蟻吃掉，有什麼分別？」

「你懂什麼莊子，不要亂說話了。睡覺吧。」

「我沒有亂說話，是莊子說的。」

阿心沒有答她，阿華就翻過身去，背朝著她。窗外的月亮，又大又黃，好像伸出手去就可以摸到。天空黑黝黝的。

突然，一種強烈的想望攫住了她，她想掙脫一切束縛。她覺得她再也不能壓制自己了。她想起春天的那些晚上，她父親穿著大格子浴衣躺在走廊上的藤椅上，一頭長髮，兩個眼睛深陷下去像是臉上的兩個大洞，有的時候月光流照在他臉上，他看起來好像是已經死了的人。最後那幾個星期，他整天躺在那裡，不說話，也不吃；晚上只瞪著初昇的月亮出神。他一生沉迷酒色，到頭來對死亡似乎也無所畏懼了。阿華常從窗口偷偷地看他，猜不透他心裡有什麼感想。「你有沒有失望？一切的經驗有沒有你所預想的那麼玄妙？」阿華有時候問他。「世界上令人喜、怒、哀、樂的事物，你是否都充分嚐過了？」因為如果他透徹的體歷人生，那麼，他撒手而去也就不致有所惋惜了。

病人的生命和那冗長苦痛的春天突然一起迅速地結束了。現在大家又和從前一樣渾渾沌沌地過日子，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過！

阿心說：「阿華，你在哭嗎？」

阿華沒響。

「你知道我對你說什麼都只是為你好。阿華，你有沒有在聽？」

「我在聽。」

「爸去了也是福氣，病了那麼久，去了也好。」

「你只在學姑母的話。金家的人沒有說過一句有自己的見解的話。太庸俗了。拿我們吃的東西來說吧。大碗的鹹菜燜魷魚、豆腐燜冬菇、粉絲燜白菜，燜燜燜，從端出來的樣子，就可以看出我們是一家什麼樣的人，看得出我們是賣抽水馬桶，賣殺蟲水、消毒粉的人家。我們不必顧到燒菜的技巧和藝術，因為我們生活中沒有藝術的必要。你知道我想嚐什麼？」

「你應該感謝上帝，因為永明生意做得不錯，你一生沒有缺過吃的穿的，你還在嫌什麼？」

「我不是不感謝。你可知道紅樓夢裡的人吃什麼？薛姨媽一家進京不久，寶玉和黛玉都來看寶釵，姨媽留下他們吃飯。寶玉因誇前日寧國府珍大嫂子的「好鵝掌、鴨信——鴨信就是鴨舌頭，姨媽聽了，忙著把自己糟的取了出來給他嚐。」阿華操著京片子說。

「睡吧，睡吧，紅樓夢跟你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我說話你從來不肯好好的聽。沒有人明白我。我知道世界上有許多東西我都還沒有學到，所以我希望樣樣都嘗試。」

「至少你承認世界上還有你沒學到的東西，」阿心用一種撫慰的口吻說。她靜了一下，忽然以另一種口氣說道：「下午我在看媽箱子裡的東西。真沒想到上海人的時裝是那麼別致。看起來，我們兩個人都要好好地跟人家學學呢！」